

荡妇的复仇

1 游戏开始

「因为，言简这个小傻子，和温乔的外甥一样。

都特别、特别地，崇拜警察。」

言简小时候很安静，与收养他的言微一家不是一个画风。

言微的父母都是警察，言微从小皮实，是在他爸拳头底下长大的。

相比之下，言简就好像一个家庭里倍受父母宠爱的「小妹妹」。

言微那会很烦他，一推就倒的男孩子，不配做他的兄弟。

后来言微上了警校，头一年寒假回家，带了常服回家显摆，某天出去和老同学聚餐，半路想起来忘了带礼物，回家却发现，还是高三生的言简在他房间里偷偷试穿他的衣服，眼里都是细碎的光。

他崇拜警察，崇拜收养他的养父养母，崇拜嘴硬心软的言微。

他什么都不说，但他把什么都写在脸上。

但就是这样崇拜警察的言简，最终却站在了警察的对面，然后死在了言微的子弹之下。

「言队长。」

透过屏幕，Jane 略微有些失真的声音将言微的思绪从过去拉回来。

「我又找到了一个新游戏，要玩吗？」

「我有拒绝的权利吗？」

「那当然是有的。」Jane 笑咪咪地扶了扶新的面具，「但这个游戏有一个让你拒绝不了的理由。」

言微冷笑：「比如？」

「很简单，这个游戏的嫌疑人，是言简的生母。」

言微猝然站起。

屏幕上浮现出一行熟悉的文字：

游戏介绍：

1995 年，郁水县下辖村庄罗家村中，有一户人家发生了一起丑闻。

罗老五年轻漂亮的妻子祝久久，因嫌弃罗家家境贫困，抛弃丈夫，跟来村里收蚕丝的外地男人跑了。

罗老五的大哥，罗老大患有癫痫，在祝久久离开当夜，全家人出村寻找祝久久之际，癫痫发作身亡。

15年后，传闻罗老五思念成疾，身患躁郁症，离开家人独自生活在郁水县城，2010年八月，有人看见消失十五年的祝久久回到郁水县，与罗老五共同生活半个月。

半个月后，罗老五暴毙身亡，祝久久不知所踪，罗家人将罗老五的房子卖给了一户陈姓夫妻。

2019年，罗老五生前所住小区拆迁，陈姓夫妻搬家时，在龟裂的地板夹缝里找到了一本日记，日记中罗老五提及祝久久的归来并不是与自己旧情难了，而是为了复仇。

陈姓夫妻报案，公安机关立案并走访罗家村，罗老大的妻子突然提出，丈夫罗老大当年死因蹊跷，很可能也与祝久久有关。

游戏目标：

查明罗老大、罗老五之死的真相，并判定祝久久是否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2 证言

(1) 姓名：梁娟

年龄：53岁

身份：罗老大之妻

背景：罗家村村民，种地养蚕为生。

证言：小久就是个狐狸精。

她是外地人，老五出去打工带回来的媳妇，我当时就不看好，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城里女人，能是什么好货色？

可老五不听。

老五就是个痴的，他迷上了小久，竟真的信她肯为了自己收心。

老五最小，上头我男人是老大，还有三个姐姐早就嫁到了别村，说好兄弟俩不分家，要一起赡养我公婆，结果呢，带了小久回来后，老五赚的钱那是一分都见不着了。

结婚两年，生了个儿子，长得像小久，明明是个男孩子，看起来却总是妖里妖气的，惹人烦。

之后几年也不消停，小久跟村里的光棍勾搭来勾搭去，风言风语真的要让我家里羞死，我家老大还为此管教过小久几回，但没办法，老五那个痴的总护着她。

小久跟人跑的那年，托支书的福，村里刚通了路，有外地的有钱人来村里收蚕丝，我当时就让老五看好了小久，说不定她看见人家有钱大老板就贴上去了。

还别说，虽然孩子都生过了，小久那个身段还是……啧啧，我就说她是狐狸精做不得假。

然后那天夜里，小久就真跑了。

我男人身体不好，留在家里，我和老五带着公婆，还有族里几个人，满村子找了一夜，也没找到人，后来去收蚕丝的地方一看，大老板也带着蚕丝走得干干净净。

大老板开的是四个轮的车子，我们村里连拖拉机也只有村支书家才有一台，到哪里追去哦！

村支书劝我们，要不就算了，外地的女人，留得住人，留不住心。

我想也是，没必要，走了个狐狸精，我家里名声还好听。

但偏偏就那晚，我家老大癫痫发作，家里没有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药片撒了一地，老大人已经没了。

公婆在那之后没多久也就去世了，老五鬼迷心窍，怪我们气跑了小久，公婆死后，他去县城买了房，跟我们断了来往。

我倒是没想到，他背着家里人攒了那许多钱。

我们一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却没想到会招来小久这样的灾星，这些年我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靠老大和公婆给我留下的那点积蓄和几十亩地过日子，吃的苦只有自己晓得。

去年警察找过来，说老五当年死因异常，有可能是小久下的手，我才一下子回过神来，我家老大的癫痫平常发作也不多，怎么偏偏就那晚趁全家人都不在发作了？

肯定是小久，肯定是小久做了什么手脚，老五也是吃药死的，小久肯定当时也给我家老大吃了什么要命的药。

小久懂这些的，听老五说，他是在一家精神病院做泥瓦工的时候认识小五的，小五是精神病院里的护工。

二十岁不到的小姑娘，给一群老头子端屎端尿，像个什么样子？我就说她是天生的贱种。

不说这些，总之我要报案，我家老大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哪怕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要给我的儿子女儿讨个真相回来。

(2) 姓名：罗方城

年龄：55 岁

身份：罗家村村支书

背景：罗家村里最有权威的人。早年罗家村因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村民生活穷困，罗方城在 1995 年自己出资修建通往县城的道路，才使得罗家村的蚕丝销路大涨，很受罗家村村民爱戴。

证言：我虽然和罗老大一家同族，但是也隔了几代人了，平日里来往也很少。

二十五年前，我才三十岁，和罗老大一样大，那时候我刚从外面读了个农校回来，看见村子里实在太穷，满心只想着能为村子做点什么。

我爹那时候是村里的族老，有几分威信，我就借了他的势，自作主张给村里修了路。

修路把我家家底都快掏空了，我媳妇气不过，丢下儿子就回了娘家，跟我闹离婚。

我也没办法啊，路修都修了，也不能半途而废，就只能顺着原来的想法做下去。

结果路修好了，蚕丝卖出去了，我老婆没了，罗老五老婆也没了，罗家人还觉得是我修了路，才招来了这么个祸事，几十年了，罗老大媳妇都没给过我好脸。

她也不想想，要不是有我修的路，就凭她一个妇道人家，能靠着养蚕挣钱，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供出去读书？

算了算了，我不跟妇道人家计较。

罗老五的媳妇我记得，长得确实漂亮，我也在城里呆过几年，像她那么漂亮的也不多见，能看上罗老五，我也是想不通的。

她风评不好我也知道，但是我是个男人，总不好跟着妇道人家嚼舌根，所以几分真几分假，我也说不好。

不过杀人这种事，我不认为她敢做，还是那句话，妇道人家，她就算胆子大点，敢搞破鞋，敢跟人往外跑，怎么可能敢杀人嘛！

罗老大就是个药罐子，病死也正常，罗老五看着身体好，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们家人身体都有点毛病，不知道是高血压

还是高血糖的，反正一年四季药不离口。

哦对祝久久好像也有什么病，那药还挺难买的，据说是治疗什么忧郁症的，嚯，我也不懂什么是忧郁症，反正就一起买了。

我怎么记得清楚的呢，因为通村里就我家有拖拉机，有时候村里赤脚大夫家里没药，就让我开拖拉机去县城帮忙带，带过好几回反正。

罗家人一家子我不做评价，只觉得这事吧，也蹊跷，没证据我也不好乱说是不是？

但总之，这一家子都不是省油的灯，我要是小久，我当时走了就不会再回来，我想不通她怎么过了那么久，还要回来看看罗老五的。

我倒不觉得她是回来杀人的，倒像是旧情难忘，毕竟女人嘛，可能就是心软。

哦对了，还有，她当时是带着儿子走的，也不知道她儿子哪里去了，也可能是带着儿子回来看看亲生父亲吧！

3 祝久久

「我能看看祝久久吗？」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12

Jane 的声音自空白的屏幕后面穿出来，带着某种轻松的笑意。

「是因为梁娟说，言简和他的母亲长得很像吗？」

「是。」言微垂下眼，避开上方的摄像头。

所谓相由心生，言微自认看人有几分眼力劲，但他没看明白过言简，到死都不知道言简心里到底藏了什么。

他想看看他的亲生母亲，从他们或许会有几分相似的脸上，找到一点什么。

屏幕亮起，出乎意料，对面并不是一贯冷冰冰的审讯室，而是一间有床有沙发有台灯的卧室。

尽管卧室里家具有限，并且大多依旧是纯白色，但大概是因为坐在沙发上的女人的缘故，整个屋子透着一股柔和的居家气质。

女人很瘦，穿着简单的奶白色针织连衣裙，酒红色的卷发趁着雪白的肌肤，美得让人猜不出年纪。

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本书，正在专心致志地看，间或翻上一页，唇角还会漾起微笑。

她化了妆，但眉眼之间还能清晰地看出与言简的相似之处。

尤其是微微上挑的眼角，以及右边眼角那颗颇显风情的痣。

言微怔怔出神，蓦地眼眶一热，别过头去。

「够了，我们继续。」

他的声音冷硬，视线没有再分给祝久久一眼。

言微闭了闭眼睛，他发现他还是做不到，做不到心平气和地面对有关言简的一切。

他为他出过头，打过架。

他们在父母殉职之后的某个深夜里像相依为命的两只小兽一样抱头痛哭过。

他们合作无间，又习惯性吵吵闹闹。

.....

那是他唯一的弟弟。

「言队长情深义重，言简在天有灵，估计会很开心。」

Jane 的声音带着阴阳怪气，言微不应声。

「就是不知道，言队长会不会对言简的亲生母亲网开一面呢？」

「友情提示一句，温乔是个小傻子，祝久久可不是。言队长，你可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啊！」

言微狠狠皱起眉。

「我想看罗老五的日记。」

提示：触发关键词：「罗老五的日记」，提问次数-1，剩余 11

4 日记

罗老五的日记本因为年份久远，藏在地板下又被虫蛀过，所以装订用的线已经腐烂掉了，屏幕上给出的是关键的几页内容。

第一页：

她回来了，她一定是回来报仇的。

第二页：

.....她给我做了一锅酸汤鱼，还是当年的味道，我吃了一半，抱着她哭，她没有推开我，但她也没有再抱我。

她恨我，恨我没有做到答应她的事情，我知道的。

第三页：

她告诉我儿子死了，病死的，因为她没有钱可以给儿子治病。

我想我怎么还不死呢？要不然久久杀了我也好，我对不起儿子，对不起久久。

我活得太累了，每天活着的目的就是想久久，一想到睁开眼睛还能想久久，我就不那么想死。

可是现在久久就在我身边了，像做梦一样，那现在死了应该也不错。

第四页：

久久是来杀我的，我发现了，我发现了。

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杀了我，去给儿子道歉。

不，不只是道歉，我还要去保护我儿子。

不知道这么多年，他在那边怎么保护自己的，总之我是当父亲的，我得去。

愧疚。

解脱。

这是言微从罗老五的日记里读出来的两种情绪。

而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根据梁娟的说法，祝久久是一个风评很差的「荡妇」，这样一个荡妇，她的原配丈夫，为什么面对她多年后的归来，第一反应是愧疚？

而在意识到祝久久意图杀他的时候，他的反应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解脱？

还有儿子。

最关键的儿子。

也就是言简。

当年的收养过程言微还记得，言简背景简单，是六岁的时候被人留在福利院门口的，大冬天，站了一夜，冻得发高烧，福利院所在的地方是偏远的城郊，全靠院长和一部分志愿者用爱发电，设施也不好，各方面程序也不完善，院长告诉言微的父母，这孩子被送过来的时候，什么也不肯说，问多了他就往外走，鞋子都是露着脚趾头的，院长哪敢让他就这么走出去，总之就这么稀里糊涂留了下来，之后三四年，也没人过来找，言简也从不提自己父母，问急了才说他们都死了，不要自己了。

再后来，就被言微父母收养了，也再没人追究过他的身世。

算算时间，从言简被祝久久带离罗家村，到他出现在福利院门口，中间只有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

如果当年，祝久久真的如梁娟所说，是个到处勾搭男人的「狐狸精」，最后搭上去村里收蚕丝的有钱老板，那为什么，言简在不久之后会以那样落魄的模样，被丢在福利院？

即便假设祝久久是个铁石心肠的母亲，不管儿子死活，只顾自己享乐，那她又为什么要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离开罗家村？

带着孩子，怎么跟有钱老板？

而且，那位传说中的有钱老板，又怎么会愿意帮她带着一个小拖油瓶走？

带她一个，或许最后也就是个情感纠纷，不了了之，带了罗家村的孩子，万一罗家人揪着不放，那就是拐带儿童。

更何况.....

言微想了想刚刚所见的祝久久的模样。

或许是好看的人总能轻易给人好感，或许是言简的滤镜加成。

言微不觉得祝久久是梁娟口中所说的「荡妇」「狐狸精」。

「有关祝久久与村里的单身汉，以及后来收蚕丝的老板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传言，最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提示：触发关键词：「最初的传言」，提问次数-1，剩余 10

5 捏造的荡妇

「祝久久真的和村里的单身汉存在不正当关系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 Jane 的声音。

坐在他对面，面对着镜头局促地绞紧双手的，是梁娟。

梁娟脸上有着属于庄稼人的沧桑，皮肤黑黄，双手因为常年劳作而指关节粗大开裂。

她的眼里也有着属于庄稼人的畏缩和躲闪。

「大家都这么说，我也就跟着说。」她口音很重地答道。

「大家，都有谁？」

「就村里那些女人咯，大家一起种田采桑叶，就聊起来嘛，村子里能有什么新鲜事？有点丑事大家不都全部知道啦？怎么？还不让人说啦，不是她自己做出来的丑事啊！敢做就别怕被说。」

「我问，」Jane 骨节分明的手指敲了敲桌子，一字一顿，「都、有、谁？我要名字，以及，和她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单身汉都有谁？同样，我只认名字。」

梁娟瑟缩了一下，飞快地白了 Jane 一眼，脸色很差：「那我哪记得都有谁，反正大家说，我也就跟着说。再说村里那些单身汉，这都多少年了，好些人都不在了，反正小久就是个狐狸精婊子货咯，年纪越大她指不定越喜欢呢.....」

她说说着声音低下去，眼里闪过一抹怨恨，最后几句无法辨认，大约是用方言骂的脏话。

Jane 静静地等她说完，忽然一笑：「那就是没有证据，或者我可以认为，自始至终，都是你在诽谤她。」

梁娟忽然尖叫起来：「什么诽谤？那都是她自己做的丑事，天天擦粉抹脸还烫头发，不是为了勾引男人能这么干？农活也不干，天天不是围着孩子转，就是织毛衣，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村里哪个女的看得惯她？」

「既然不是围着孩子转就是织毛衣，她又是哪来的机会和时间去勾引村里的单身汉？」

「怎么没有！」梁娟愤怒地拍桌子，脸色涨得黑红，「她三天两头去村支书家！说是托村支书去县城帮她卖她织的毛衣，谁知道去干啥了？村支书回回从县城回来都给她儿子买大堆的零食营养品，她还有脸捏着钱回来给老五，说是织毛衣卖的，她织的毛衣是金子做的啊？能卖那老多钱？」

「所以，是你嫉妒她漂亮不用干活还能挣钱，所以故意散播的谣言，说她和别人有不正当关系，对吗？」

梁娟又飞快地看了他一眼，手指绞成了青白色，她咬咬牙，似乎想鼓起勇气反驳，却被 Jane 冷不丁的一声怒吼打断。

「是不是？！」

「啊——」

梁娟尖叫一声，摔在地上，捂着耳朵拼命往后缩，看向 Jane 的目光满是惊恐。

就连屏幕这端的言微都被 Jane 突然暴怒的声音给吓了一跳。

「是、是……是我说的……」

梁娟眼泪流下来，言微不知道她到底看见了怎样的 Jane，能把她吓成这个样子。

「是我造谣，我就只是、只是嫉妒她.....」她抹了把眼泪，「都是女人，凭什么她那么漂亮，老五也惯着她，不要她干活，她的儿子能吃进口零食，我的儿子连村口的辣条我都舍不得买.....」

视频终止。

言微站起身，伸展了一下有些酸痛的腰背。

祝久久不是荡妇，她身上的污水是梁娟出于嫉妒泼的。

但同时，祝久久和村支书罗方城应该是熟悉的。

但罗方城很明显刻意模糊了两人的关系。

6 不伦

「罗方城和祝久久之间是什么关系？」

提示：触发关键词：「罗方城和祝久久」，提问次数-1，剩余 9

视频里的罗方城穿着老款的宽容白色条纹短袖衬衫，衣领扣得紧紧的，有着言微所熟悉的基层干部那种局促的官僚派头。

从之前的证言也可以看出，罗方城是那种非常老派的大男子主义，他会把女性称为「妇道人家」，喜欢把自己的功绩挂在嘴边，想来那是他一生最骄傲的东西。

「我的确和祝久久认识，但是谈不上熟悉，毕竟她是女人，我是男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传出作风问题就不好了。」

罗方城两只手交叉在身前，说这话的时候，眉眼笃定，没有迟疑。

「认识的原因也很简单，那时候我是村里唯一有拖拉机的，我经常开着拖拉机来回县城和村里，她织的毛衣花样很新鲜，在城里很好卖，我知道她在城里待过，有见识，便也乐得顺手帮她一把。我把她织的毛衣带去县城卖，再按照她给我写的单子帮她买点小孩儿的营养品，和她用的彩色毛线什么的，就这点关系，再没别的了。」

「是吗？」Jane 的声音有着心不在焉，「那你敢说，你的妻子跟你闹离婚，不是因为你和祝久久走得太近了？」

罗方城眼皮一跳，继而扯出一抹刻意的笑：

「是，是有这个原因，妇道人家，眼皮子浅，别人说什么信什么，总觉得我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多疑的很，也没办法。」

他松了两只手，又搓了搓，然后重新握紧。

「但我和祝久久真的不存在那方面的关系，我多少是个干部，总归是爱惜名声的，更何况，罗家人一家都很难缠，罗老五还算好的，那罗老大.....我哪敢招惹他。我就是看祝久久一个外地女人，嫁过来无依无靠的，挺可怜的，顺手能帮就帮她一把。」

视频结束。

言微没有迟疑，再次开口。

「为什么他说，罗老五还算好的，但他不敢招惹罗老大，罗老大和祝久久之间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吗？」

提示：触发关键词：「罗老大和祝久久」，提问次数-1，剩余 8

视频是接着刚才那段的，只是罗方城的额角渗出了汗来。

他从衬衫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一小块蓝白色的帕子，擦了擦汗，往后退了几步，坐在了金属凳子上，轻轻喘了口气，才道：

「算了，这事不说出来，反倒是坏了我自己的名声。」

他皱着眉长长地叹了口气。

「罗老大看上了祝久久，罗老五生性懦弱，不敢反抗。罗老五和祝久久原本的感情是真的好，后来罗老大动了心思，几次明示暗示都没能得手，祝久久把这事告诉了罗老五，罗老五护不住她，一来二去，她就连带着恨上了罗老五。」

「这事儿跟我是真的没关系，就是祝久久有时候来托我带东西，她实在没人说话了，就跟我说，把这些事跟我哭诉，那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办法，清官难断家务事嘛，我也管不到人家屋里头去。但有那么几次，祝久久对着我哭，被人看见了，结果反而连累了我的名声，我可冤枉死了！」

罗方城拍了拍大腿，神情懊悔不已。

7 被掩盖的恶行

言微无意深究罗方城到底是纯粹的传统大男子主义，还是曾经为得到过祝久久的信任而暗自窃喜的伪君子，他只知道一点，这个男人的确和祝久久没有过那方面的关系。

也就是说，有关祝久久是荡妇的传言，全部是假的。

祝久久的荡妇之名，是被梁娟一手捏造出来的。

但对一个农村里的传统家族来说，出一个名声差的荡妇，会连累到全家人的名声，尤其是女人的名声，梁娟为什么不顾自己的名声，也非要传出这样谣言？

按她所说，是出于女人的嫉妒，但事实上她并不蠢，她这么做的目的不只是毁了祝久久的名声。

她是想逼祝久久离开罗家。

而动机也显而易见，那就是罗老大，她并不希望自己的老公眼珠子粘在别的女人身上。

「对于罗老大看上弟媳这种不伦之事，罗家人想必心知肚明，一家人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帮着遮掩，梁娟对此是什么态度？」

提示：触发关键词「不伦」，提问次数-1，剩余 7

「胡说！我家老大怎么可能看上那个狐狸精！」

梁娟的视频大约距离上一个视频录制时间不长，还是一副惊弓之鸟的模样，不知道听到了 Jane 问出的什么问题，整个人歇斯底里地半坐在地上，一双手神经质地绞着自己的衣摆。

「狐狸精，害人精，要不是她，我们老罗家怎么有这么多事！」

「她就是个祸害，贱人，生了个小祸害，小贱人，他们娘儿俩就是来要债的！」

「我家罗老大好好的，怎么可能看上她，她算个什么东西？她也配？！」

.....

Jane 没有再出声，后面几分钟，几乎全是梁娟毫无意义的谩骂声。

言微揉了揉额头。

如果忽略梁娟是个反审讯高手的可能性，那她现在这个状态下所说的，应该是真话才对。

罗老大并没有看上祝久久。

刚刚还十分顺滑的一条线索一下子缺了最关键的一环线索。

祝久久为什么要对罗方城说谎？仅仅只是为了博取罗方城的同情吗？

那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梁娟为什么非要逼有祝久久？明明罗老大没有看上祝久久。

言微觉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东西。

Jane 的声音传出来：「言队长，你其实已经找到了线索，只不过，你不愿意去验证罢了。」

言微心头一沉。

他想起来了。

在罗老五的日记里，他一直在愧疚，说自己没有做到答应祝久久的事情，没有保护好祝久久。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罗老五说，他没有保护好儿子。

重点是儿子！

甚至于，在他以为言简死了，祝久久要杀他，他想的都是去那边保护儿子。

儿子有什么需要他保护的呢？

因为罗老大。

罗老大看上的根本不是祝久久！

是才四五岁的言简！

言微惊出一身冷汗。

难怪，难怪梁娟刚刚一直在骂祝久久狐狸精，生了个小狐狸精。

难怪祝久久不惜自毁名声，也要博取同情，想借助罗方城之手逃出罗家村。

难怪梁娟宁愿到处造谣祝久久是荡妇，不惜连累自己的名声，也想逼祝久久离开。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罗老大真正的恶行。

相比于桃色绯闻，这才是真正见不得人的丑行。

8 法外狂徒

言微闭上眼，很久都没说话。

他从来没有想过，言简会有这样的过去。

或许那时候他还没记事，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他明明记得，却只能把一切烂在自己的心里。

而他至死都烂在心的事情，又岂止这一件？

他是警察，是男人，所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做小伏低，委曲求全。

他想起言简初到言家，早上早起了一个小时，给全家人做早饭，做的是小米粥和不成型的鸡蛋饼，小心翼翼地笑着看睡眼惺忪的言微，但言微嘴里胡乱叼了块冰箱里冻得硬梆梆的面包，捏了盒牛奶就走了，只留给言简一个不耐烦的背影.....

是他没当好哥哥。

「言队长是在心疼言简吗？」

言微睁开眼，眼底藏着一点血色。

「所以言队长，你是打算放弃游戏，对言简的生母网开一面吗？」

「罗方城说，祝久久有忧郁症让他帮忙带过药，我想知道，她买的药是什么？」

提示：触发关键词「忧郁症」，提问次数-1，剩余 6

视频出现。

出乎意料，这一次出现的人，是祝久久。

祝久久坐着静静看书的时候，像一幅画，漂亮得看不出年纪，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眼角和唇边的细纹就出现了。

「是录给那个孩子看的吗？」

她对着镜头笑了笑，没有人回答她。

她只好继续道：「罗老大是我杀的，他患有癫痫，但并不严重，发作频率也不高。」

她笑了一下，把垂落的头发捋到耳后。

「但我怎么能轻易放过他呢？很巧，我患有中度忧郁症，用的药叫做阿米替林。」

视频外，言微不动声色地叹了口气。

果真如此。

阿米替林是用来治疗忧郁症没错的，但它有个作用，会增加癫痫患者的发作次数。

她在逃离罗家村之前，给罗老大吃下了阿米替林，导致了癫痫发作。

25 年前的命案，的确出自她手。

她只有中专学历，学过一点基础的药理知识，只在精神病院当过护工，但大约是天赋使然，让她能够利用手头仅有的一点药物，神不知鬼不觉地，为自己、为言简，报了仇。

而言简在药剂学上的天赋，或许便是遗传自她。

「言队长铁面无私，令人动容。」Jane 不带感情地拍了拍手，「你就不怕言简在天有灵，会怨恨你这个不称职的哥哥？」

言微沉默片刻，忽然道：「我说祝久久要为命案负责了吗？」

「杀人偿命，怎么，言队长难道要做法外狂徒？」

言微摇头，淡淡道：「罗老大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

Jane 失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命案追诉时效是 20 年，这件案子已经过去了 25 年，无论是情理法理，又或者犯罪性质，我不认为有上报最高检的必要，所以，祝久久并不需要再为罗老大的死负责。」

「但是言队长别忘了，倘若在追诉期内，祝久久另犯了新案，那——」

言微打断他：「所以我只需要证明，祝久久与罗老五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她就不用为任何人的死负责。」

9 Lithium

「罗老五死的时候，罗家人没有对他的死产生怀疑吗？」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5

言微皱了皱眉，再度开口

「罗老五的尸检报告有吗？」

提示：未触发有效关键词，提问次数-1，剩余 4

Jane 推门而入。

「祝久久离开，罗老大去世，罗老五和梁娟早就互相怨恨，等到罗家两个老人一走，罗老五就离开了罗家村，并且之后与梁娟一家断绝了来往。

罗老五死后，梁娟拍手称快还来不及，你怎么能指望她去追究罗老五的死因？比起找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祝久久，还是赶紧办手续侵占罗老五的房产来得更实惠，言队长你说对吗？」

言微叹了口气。

的确如此。

他应该想到的。

但是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点，那就是罗老五的死亡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没有异常的。

2010 年的郁水县城里，独居者横死家中，发现的人肯定第一反应是先报警，然后警察才会想办法通知家属认领尸体，如果判定无异常，则后面就正常办理死亡程序。

言微心里一动，那应该——

「有当时的出警记录吗？」

提示：触发关键词「出警记录」，提问次数-1，剩余 3

出警记录很简单，只有两张照片，和当时出警的警察手写的简单记录。

时间、地点、发现人签字，法医鉴定无外伤，无中毒症状，判定系自然死亡。

两张照片分别是尸体躺卧在沙发上，和茶几上散落的药物。

一瓶治疗躁郁症的药物，Lithium，也就碳酸锂。

还有一瓶降血压药物，武都力。

「罗方城说，罗家人一家身体都不太好，常让他带药，带的是降血压药吗？他们家有家族性高血压？」

提示：触发关键词「家族性高血压」，提问次数-1，剩余 2

答案显而易见。

梁娟可以证明罗家人都患有高血压，而罗老五在祝久久离开后被传言「思念成疾」，患上躁郁症，会服用 lithium 也并不奇怪。

而正常人也不会清楚，这两种药，并不能同时服用，同时服用会导致血压骤降，而且也会增加 lithium 对身体的毒性强度。

10 无罪的理由

「这并不能证明祝久久无罪。」Jane 耸耸肩，「正相反，我觉得这倒是一个疑点，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罗老五都没有因为吃这两种药出事，怎么偏偏就祝久久出现了，他就吃出问题来了？」

「这就要问祝久久了。」

言微往后靠坐了一下，脸上是放松的表情。

Jane 看了言微片刻，忽然道：「你还有两次机会，你可以用来直接与祝久久交流，你愿意吗？」

言微怔忡片刻，点了点头。

视频打开。

对面不再是提前录制好的镜头，而是实时画面。

祝久久换了一身烟灰色的格子连衣裙，依然美丽优雅。

她端坐在沙发上，双眼微微瞪大，看着视频的方向，大概是见到了言微的脸。

片刻后，她笑起来。

「我认识你，谢谢你照顾言简，你把言简照顾得很好。」

言微喉头微动，嗓子里丝丝拉拉地疼，是长久的干渴导致的。

对着这张和言简类似的脸，他有些不知该如何面对。

「祝——」他顿了顿，又觉得直呼名字不太好，「您没有杀罗老五，对吗？」

祝久久摇摇头：「他一直不肯服用治疗躁郁症的药物，放纵自己沉浸在那种状态里，我虽然恨他，但也并不想他死，我劝他吃药的时候才发现他服用的是 lithium 和武都力，我告诉他，把药换掉，不要这么吃，之后我就离开了。他是在我离开郁水一周之后死去的，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心态，或许只是简单的自杀吧！」

我当然没有想要杀他，但我想问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就这么相信我吗？」

言微脸色古怪地牵了一下嘴角，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而后，他捂住脸。

「因为 2010 年 8 月，言简被警校录取了。」

言微喉头剧烈地颤动，拼命压制住喉间哽意。

「您一直关注着言简，所以您不会选在那个时候，让自己背上案底，为言简的未来留下隐患，对吗？」

祝久久静静地凝视着言微，从容地点了点头：「你说得对。」

言微低下头，平复良久，才重新抬起头来。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言简他，见过您吗？」

祝久久脸上笑容敛去，摇了摇头。

「应该没有的。」

她美丽的面容上尽显落寞：「我生了他，却保护不了他，你的父母是他的荣耀，而我，哪怕是为了不给他带来耻辱就已经竭尽全力，不出现，才是最好的选择。」

或许，这是一个「荡妇」母亲，能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件事。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